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七十四回 效顰集東窗事犯

話分兩頭，續說錦城士人胡生名迪，性志倜儻，涉獵經書，好善惡惡，出於天性。一日自酌小軒之中，飲至半酣，啟囊探書而讀，偶得秦檜《東窗傳》，觀未竟，不覺赫然大怒，氣湧如山，擲書於地，拍案高吟曰：長腳邪臣長舌妻，忍將忠孝苦謀夷。天曹默默緣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。

黃閣主和千載恨，青衣行酒兩君悲。

愚生若得閻羅做，剝此奸回萬劫皮。

朗吟數遍，已而就寢。俄見皂衣二人至前，揖曰：「閻君命僕等相招，君宜速行。」生尚醉，不知閻君為誰，問曰：「閻君何人？吾素昧平生，今而見召何也？」皂衣笑曰：「君至則知，不勞詳問。」強挽生行。及十餘里，乃荒郊之地，煙雨霏微，如深秋之時。前有城郭，而居人亦稠密，往來貿易者，如市廛之狀。既而入城，則有殿宇崢嶸，朱門高敞，題曰「曜靈之府」，門外守者甚嚴。皂衣者令一人為伴，一人入白之。少焉出曰：「閻君召子。」生大駭愕，罔知所以。乃趨入門，殿上王者袞衣冕旒，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。左右列神吏六人，綠袍皂履，高襟廣帶，各執文簿。階下侍立五十餘眾，有牛首馬面、長喙朱發者，猙獰可畏。生稽顙階下。王問曰：「於胡迪耶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王怒曰：「予為儒流，讀書習禮，何為怨天怒地，謗鬼侮神乎？」生答曰：「賤子後進之流，早習先聖先賢之道，安貧守分，循理修身，未嘗敢怨天尤人，而矧乃侮神謗鬼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則『天曹默默緣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』之句，孰為之耶？」生方悟為怒秦檜之作，再拜謝曰：「賤子酒酣，罔能持性，偶讀奸臣之傳，致吟忿恨之詩，顛望神君特垂寬宥。」王呼吏以紙筆令生供款，讓曰：「爾好捷筆頭，議論古今人之臧否，若所供有理，則增壽放還。若辭意外訛，則送風刀之獄也。」生謝過再四，援筆而供曰：伏以混沌未分，亦無生而無死；陰陽既判，方有鬼以有神。為桑門傳因果之經，知地獄設輪回之報。善者福而惡者禍，理所當然；直之升而屈之沉，亦非謬矣。蓋賢愚之異類，若幽顯之殊途。是乎不得其平則鳴，匪沽名而釣譽；敢忘非法不道之戒，故罹罪以招愆。出於自然，本乎天性。切念某幼讀父書，蚤有功名之志，長承師訓，慚無經緯之才。非惟弄月管之毫，擬欲插天門之翼。每夙興而夜寐，常窮理以修身。讀孔聖之微言，思學直而措枉；觀王?之確論，想激濁以揚清。立忠貞欲效松筠；肯衰老甘同蒲柳。天高地厚，深知半世之行藏；日居月諸，洞見一心之妙用。惟尊賢而似寶，第見惡以如讎。聞岳飛父子之冤，欲追求而死諍；既睹秦檜夫妻之惡，便欲得而生吞。

因東窗贊擒虎之言，致北狩失回鑾之望。傷忠臣被屠戮而殘滅，恨賊子受棺槨以全終。天道何知，神明安在？俾奸回生於有幸，令賢哲死於無辜。謗鬼侮神，豈比滑稽之士；好賢惡佞，實非迂闊之儒。是皆至正之心，焉有偏私之意？飲三杯之狂藥，賦八句之鄙吟。雖冒天聰，誠為小過。斯言至矣，惟神鑒之。

王覽畢笑曰：「腐儒倔強乃耳。雖然好善惡惡，固君子之所尚也。至夫若得閻羅做，其毀孰甚焉！汝若為閻羅，將吾置於何地？」生曰：「昔者韓擒虎云：『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』。又寇萊公、江丞相亦嘗為是任，明載簡冊，班班可考。

以此徵之，冥君皆世間正人君子之為也。僕固不敢希韓、寇、江三公之萬一，而公正之心，頗有三公之毫末耳。」王曰：「若然，冥官有代，而舊者何之？」生曰：「新者既臨，舊官必生人道，而為王公夫人矣。」王顧左右曰：「此人所言，深有玄理。惟其狂直若此，苟不令見之，恐終不信善惡之報，而視幽明之道如風聲水月，無所忌憚矣。」即呼綠衣吏，以一白簡書云：「右仰普掠獄冥官，即啟狴牢，領此儒生，遍視泉局報應。

毋得違錯。」

既而吏引生之西廊，過殿後三里許，自石洄高數仞，以生鐵為門，題曰：「普掠之獄」。吏叩門呼之。少焉，夜叉數輩突出，如有擒生之狀。吏叱曰：「此儒生也，無罪，閻君令視善惡之報。」以白簡示之，夜叉謝生曰：「吾輩以為罪鬼入獄，不知公為書生也。幸勿見怪。」乃啟關揖生而入。

其中廣袤五十餘里，日光慘淡，冷風蕭然，四維門牌皆榜名額，東曰「風雷之獄」，南曰「火車之獄」，西曰「金剛之獄」，北曰「溟冷之獄」，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。又至一小門，則見男子二十餘人，皆披髮裸體，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牀之上，項荷鐵枷，舉身皆刀杖痕，膿血腥穢，不可近傍。一婦人裳而無衣，憚於鐵籠中，一夜又以沸湯澆之。綠衣吏指下者三人謂生曰：「此秦檜父子與萬俟卨，此婦人即檜之妻王氏也。

其他數人乃章惇、蔡京父子、王黼、朱勳、耿南仲、吳開、莫儔、范瓊、丁大全、賈似道，皆其同奸黨惡之徒。王遣吾施陰刑，令君觀之。」即呼鬼卒五十餘眾，驅檜等至風雷之獄，縛於銅柱，一卒以鞭扣其環，即有風刀亂至，繞刺其身。檜等體如篩底。良久，震雷一聲，擊其身如齏粉，血流凝地。少焉，惡風盤旋，吹其骨肉復為人形。吏謂生曰：「此震擊者，陰雷也。吹者，業風也。」又呼獄卒驅至金剛之獄，縛檜等於鐵牀之上，牛頭者長哨數聲，黑風飄揚，飛戈衝突，碎其肢體。久之，吏呵曰：「已矣。」牛頭復哨一聲，黑風乃止，飛戈亦息。

又驅至火車之獄，一夜又以鐵鏈驅檜等登車，以巨扇拂之，車運如飛，烈燄天作，且焚且碾，頃刻皆為煨燼。獄卒以水灑之，復成人形矣。